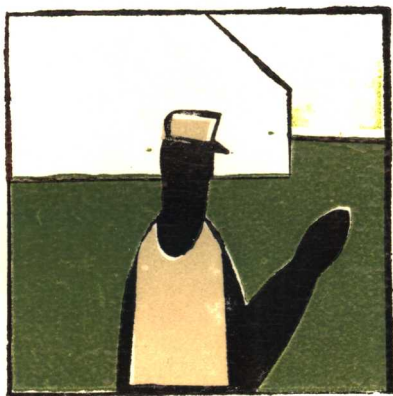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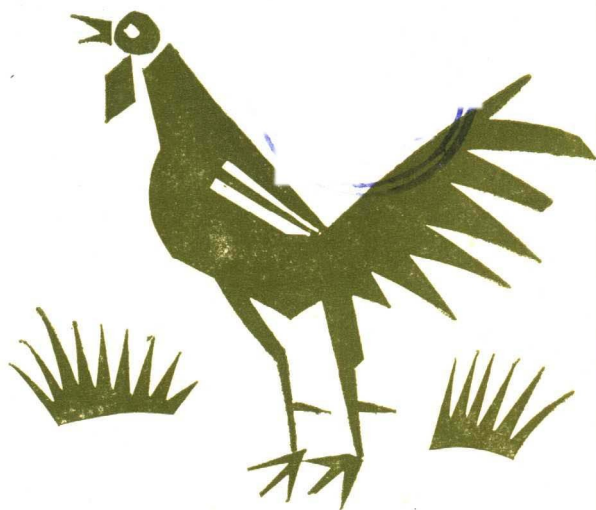


翁新华

再生屋

再生屋

翁新华



作家出版社

再 生 屋

作者：翁新华

责任编辑：潘宪立

责任校对：华沙 罗静文

装帧设计：王效宏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960 1/32

字数：181千

印张：10.5

插页：6

版次：1989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ISBN 7-5063-0269-1/I·268

定价：4.05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出版说明

文坛时有新星升起。一批思想锐敏、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，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。为扶植新人，繁荣创作，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“文学新星丛书”。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，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，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。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。我们深信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，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。

作家出版社版

小 传

翁新华，男，汉族，一九五一年生于洞庭湖边一个多子女的农民家庭，吃红 薯 南 瓜 长大。不蠢且会读书，因政治上先天不足，仅念过两年初中。之后当民办教师、公社文化站辅导员、电影放映员、待业青年安置农场秘书、县文化馆文学干部，现在湖南洞庭苧麻纺织厂宣传部工作。命途多舛，两度丧失至爱亲人，至今所发的长、中、短篇小说近八十余万字皆在妻子病榻前拌和泪水写成。苦苦寻觅命运的方舟、破译人生的密码，收效甚微。农民的儿子不敢自视甚高，《再生屋》权当一束献给哺育我成长的导师、广大读者的心之花。

序

鮑 昌

在这里，我要郑重地向读者推荐一位青年作家，推荐一颗正在缓缓升起但将来可能夺目生辉的文学新星。

他叫翁新华，一九五三年生于湖南省岳阳。在这个“北通巫峡，南极潇湘，迁客骚人，多会于此”的胜地，翁新华大概得到了一点山川灵气，还在青年时代，他便显露出文学的才华。但他的出身是清苦的，当过农民、教师、秘书，目前在湖南洞庭苧麻纺织厂宣传部工作。他没有在高等学校里就读过，却在几度工作变换中，读了一本对作家更为需要的生活的大书。我常认为，只有从泥水中跋扈过来的人，才会获得构成文学的血肉材料。翁新华即属于这一类人，何况他最近又遭际了青年丧偶的巨大打击，那他的心灵上就不只有泥水的艰辛，且有血泪的凄苦了。西谚云：“愤怒出诗人”，殊不知生活中的五味俱尝，

是会出好小说的。我看过翁新华迄今为止发表过的绝大多数作品，直觉到他的作品都是有感而发的，决非“玩文学”者的形式游戏，亦非孤芳自赏者的无病呻吟。三湘地区又涌现出一位紧紧抓牢大地的作家，我为之欣喜，并为之兴奋。

很有趣，翁新华虽然已进入工厂工作，但他创作的基本题材，是他依依难忘的农村。在他的小说里，可以看到“羊肠扯远”的山丘，“曲曲拐拐”的溪水，长满稻子、高粱的田畴，啼叫着画眉、八哥、斑鸠子的竹林；那些用木槿篱笆围起的村庄、悠扬着山歌的禾坪，以及有着麻石小道、青石小拱桥的小镇，小镇上杂色的人群……，充满了湘北地方色彩。就以这样的地域为背景，翁新华写出一些平凡人物的不都是平凡的故事。从表面上看来，翁新华的作品有些“土气”，无论其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，都显得持重老实。但只要我们认真地来品鉴这些作品，我们会发现它们有着丰厚的内涵，并有着耐人咀嚼的韵味。

命运的幻变和世道的沧桑，成为翁新华擅长表现的主题，他的中篇代表作《再生屋》尤其典型。寥寥数万字，勾勒出“六十年风水轮回转”图画的一角。小说的三个主人公：拾了大半世破烂的刘再生、镇上代理税收员且是专员的母亲史奶奶、摘帽地主金钧老伯，似乎谁都对谁有过好处，但谁都对谁有着难以消解的怨恨。土改以后，刘再生、史奶奶分了

金钩老伯的房子，三家居住在一个院里。金钩老伯的处境是不必说了，刘再生的命运也偃蹇得很；真正从政治发起来的是史奶奶一家。这一政治格局，一直维持到“四人帮”的倒台。谁知在改革搞活的新形势下，刘再生会发起财了呢？此时，嫉恨的首先是史奶奶，抓住刘再生漏税的一点毛病，整得他死去活来。正在刘再生不可开交之时，他的“再生屋”起火了。他偷藏的五千元被金钩老伯取走。奇怪的是，金钩老伯终于又把钱如数还给了刘再生，然后吊死在自家屋里房梁上。

穿插在这篇小说的一条主线是再生屋，但围绕着它，我们看到了新时代政治运动的沉浮，阶级的对立、关联与相互的渗透，人性中善与恶的交叉和对转，民族文化心理的滞后性和可变性的融合……，所以我说，这篇小说的思想内涵是十分丰厚的。

请读者原谅我在一篇短短的序言中，只能举一个《再生屋》为例做些分析。实际上，翁新华在本集中的作品都是有特色的。《一个父亲的童话》与《再生屋》有着同样的思想建构，然而却加进了母子之间动人心弦的爱和怨。《黑泥》是大斧劈斫出来的雄文，英雄黑泥为人民献出生命的场面异常悲壮而崇高。《空屋》无疑是一曲人道主义之歌，这在“四人帮”肆虐时代是要被扣上“阶级调和论”乃至“阶级投降论”的帽子的。《益母草》写得辛酸而又动人，但它又是令人激奋的生命礼赞。在这本集子里，也许只有《黄

金屋》、《男儿梦 女儿梦》几篇在题材上与上述的作品有所不同。但这几篇的内在思想格调，与全集的总体是谐合的。

我要强调的是，翁新华使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，能够把深厚的历史感与清新的时代感契合地结合，这要比那些唬人的“现代派”仿制品和赝品高明得多了。我这样说，当然没有反对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意，只不过是表明：有生命的文学作品来自生活的土壤，而不是本来就很肮脏却偏偏宣称最最“新潮”的自我灵魂的曝光。

翁新华，你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吧！但不要过早地离开你生身的热土。在重新组建文学的“湘军”时，你应当而且必须成为一个主力！

目 录

序……鲍 昌 1

再生屋 1

空 屋 48

一个父亲的童话 63

黑 泥 133

男儿梦 女儿梦 191

益母草 235

黄金屋 254

再 生 屋

清风镇的刘再生原是一筒阴沉木，拾了大半世破烂，穷得没个喂脚的，长年累月一条破裤子包不住屁股。这几年时来运转，办起了一爿“再生废品收购店”，赚了几个钱，没料到一本帐查下来，却又犯下了“偷税抗税”的律条，补税三千块，外加罚款两千块，和泥带水，满打满算，要拿出整整五千块。这样一来，就好比赶着赤膊钻刺蓬，出得来身子，都要脱层皮了。

刘再生人像条腌黄瓜，罗圈腿，砂锅背，五官平庸缺少福禄；尽管他当上店主之后在那件灰布褂子的荷包口拴上了三支水笔，名字也上了三回电喇叭，却未能改变那副凄惶相，加之连日来的轰炸，

饭不思，茶不饮，人便瘦成个活鬼了。为了消灾化吉，他不得不像饿狗子觅屎一般四处奔走求告，实指望能遇上人世间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……

这天早上，他脸都没有洗，眼角湾里还沾着两陀白眼屎，便敲开了邻家的小木板门。

这是一间残破的茅草偏屋。金钩老伯跪在火塘旁边的稻草上煮米粥。半明不灭的湿柴莞子在火塘里冒着青烟。一只乌漆墨黑的瓦钵用三块断砖头支着，里面的米粥咕啾咕啾地翻着汽泡。老人那双死鱼样的眼睛含着饥渴的欲望，透过烟雾与白汽，直勾勾地落在瓦钵里。粥大概煮得差不多了，有了香气。老人使用那枯柴样的手拈起木勺，颤颤地搅着那粥几下，舀起一点，抖抖嗦嗦地递到垂着一小绺山羊胡须的唇边，吹吹气，兔子似地急急地嚅动着嘴巴皮……

一日两餐，一钵米粥煮三个时辰，吃两个时辰……

——这就是一个孤苦伶仃的摘帽地主的残生。

刘再生立在他身边，神态中除了凄苦不安之外，还带着点肃然，一直等到他吃完三勺米粥，才讷讷地问：

“米，还有得煮么？”

金钩伯兀自舔着木勺，漠然中带着点傲然。

刘再生朝他靠近一步，眼望着火塘旁边的米缸问，“要不，我送些米过来？……”

老人这才停止咀嚼，带点感激地望了刘再生一眼，冷冷地问：“封了么？”

“封了哩。”

“求得情动么？”

刘再生摇摇脑壳：

“恐怕难了。上了铜版册哩。镇税务所的刘所长限定我三日之内交齐罚款；差一分都不许动封条……金钩伯，我是实实在在拿不出呀！您是晓得我的底子的……”

“唔，”金钩伯打了个饱嗝，“家有黄金，外有戥秤。人人个个都晓得的……”

刘再生苦着脸道：“老伯，我，我是来找您讨主意的……您帮我指条路吧。这……真是要我的命哪……”

老人又开始舔那只木勺，里里外外，凹凹凸凸，细细地一遍又一遍地舔，仿佛粘在木勺上的是百宝仙丹，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似的。老半晌了，他才果敢地说：

“找隔壁的去。磕头，下跪，哭秦庭。莫怕舍不得眼泪。听到么？”

刘再生好生吃惊：“您是说史奶奶？”

“哪个在老虎的脖颈上系得上铃子，他就解得下铃子。这阵势，除了她，还有哪个帮得了你？”

“您说她？史奶奶可是个好人哪？”刘再生叫起来，“那天，镇税务所的人来查我的帐，封我的店子，

可是瞒着她的呀。后来，她晓得了，还帮我求过情，直冲刘所长发脾气呢。‘天庭的神仙下凡，还得先朝拜本方土地！’——史奶奶就是这么发火的。刘所长可是全不把史奶奶动气放在心上的。求她，有得用么？”

金钧老伯悲哀地摆摆脑壳，长长叹了口气，朝刘再生挥挥木勺：

“莫讲了。去吧。求她去。天亮时，我见她上镇子方向去了，走的小路。”

.....

迷津业经指点，刘再生于是不再作声。木桩似的戳在地上老半天却想不出其中蹊跷，便不再想，快快地退出偏屋。出门丈把远，复又返回，从腰里解下一片钥匙，勾身放在米缸盖上：“金钧伯，我怕要晚些才得回屋。您等会过那边照看一下。灶里在煮猪潲，怕发火呢……”

二

史奶奶是镇上的代理税收员。

刘再生和她家只隔一板墙，不但鸡犬声相闻，就连说话、洗碗筷的响动也听得见。土改前，两家就是紧邻，两间茅房眉毛鼻子造在一处；土改时，两家同时住进了金钧这一溜四间青砖瓦屋。分享胜利果实，人称瓦屋为“再生屋”；金钧则住进了偏屋。史奶奶说，照理，刘再生不应分上这两大间瓦屋的，

这并不是他穷得不够份，而是他的穷骨头缺少点硬气。史奶奶当区长的崽舍生忘死斗地主、分浮财，他帮工作队送个信也是提心吊胆。斗争会上，要他揭发金钩的剥削罪行，他立住像只木鱼，半晌没放出个响屁来，催得急了，才说了句“人家金钩伯人也还勤快，就会死做，一粒豆豉下两口饭。”他帮金钩打长工时，明明挨过人家的牛鞭，斗争会上史奶奶把牛鞭塞把他，要他“一礼还一拜”，他捏着牛鞭的手就像发了鸡爪风一样直打颤，举在天上就再也落不下来……这就使工作队很不满意。要不是史奶奶做崽的工作，这瓦屋是断然分不到他名下的……

七〇年遭春旱，油菜收成不好。刘再生完不成菜油上交任务，不晓得哪个帮他暗暗在油壶里掺了三斤生水。没料到被查验出来，一根麻绳子吊到大队部横梁上，粪便都屙到裤裆里了。亏得史奶奶仗义相救，拼死将他解下地来，还打了支书九癞子一巴掌……

后来，他就四乡八里拾破烂，饿得肚皮贴住背脊骨，身上喷臭气。史奶奶呢？屋里胜利果实分得比别人足实，加上自己勤耕苦做，纺纱织布，喂猪圈鸭，当专员的崽又源源不断地补充给养，日子过得相当宽展。于是，老人成了刘再生的孟尝君。

刘再生穷，常常是三月而不知肉味的。而每逢饭前半半个时辰，总有一股浓烈的香气从墙缝里飘过来，弄得他馋涎欲滴，而往往这时候，隔壁就会响

起史奶奶慈爱的嗓音：“再生哪？过来，过来吃菜呀！我这里弄了拍拍满满一土钵腌肉呢，还有上餐吃剩的白面大半碗，够你吃的了。过来嘛！”得到这诚挚的邀请，刘再生便端了碗，笑着捱过门去。筷子一捣，风卷残云，一下就把那点荤荤腥腥捞了个一干二净，还嚼得嘴巴呱唧呱唧响。史奶奶一旁站着，望着他吃，并鼓励他：“吃吧，吃呀，泡汤，泡汤。莫不好意思。下餐记得来，莫要我喊了。吃我不穷的。我养了个当专员的崽，他敢不给老娘汇钱来？”刘再生便放心落胆吃，残菜剩饭由肚子装。“喂，慢点。帮我挑担水再走。”等刘再生吃完往回撤兵时，史奶奶便这样留住他。他有的是力气，立马放下碗，一口气帮她那口大水缸挑进十担水去；一直挑到水溢出缸口，让你大水淹了龙王庙。有时，史奶奶支使他：“帮我菜园子里泼几担粪吧。”他二话不说，又挑上粪桶去了菜园。放下家伙时，史奶奶自然还有酬报，不是塞把他一双烂胶鞋，就是送他一条破衣裤，这些东西都是史奶奶从崽屋里拿回家来的。刘再生对史奶奶答谢的最佳方式就是当场试穿，让人家望起他吃吃地笑一场。“满合脚，满合身哩！我崽屋里有的是旧衣旧鞋。都是你的。只要我史奶奶不死，保准你有的吃有的穿……”

史奶奶常常这么说。刘再生就憨憨地笑：“史奶奶，谢您呢。”“谢我？”史奶奶笑得更响亮，“你拿什么谢我呢？送我一筐破烂么？金钩老鬼想破脑壳，我都

不得把他呢！再说，你史奶奶是外人么？我的脾气你未必不晓得？——我是逢善不欺，遇着个叫花子，脱条裤子把他穿起，却又是逢恶不怕，哪个脑壳上长了八只角，我也要扳它两只下来做号吹！嘻嘻……”

……想起史奶奶往日这些恩典，刘再生的肠子下水都发热……

远远地望见老人家从镇税务所的大铁门里闪悠出来，他忙整整衣冠，苦笑着迎了上去。不过，待史奶奶走拢身，他想好的一套话却变做一个不响的屁，沿着那串九曲十八弯的肠肠肚肚漏掉了。嘴没张开，倒被史奶奶抢了先：

“喂，再生哪，又是去求人吧？其实呢，这都是枉然了。这是偷税抗税的大事情，哪个敢沾边罗？打个屎壳郎，沾上一身臭呢。我才又向所里求了情，汇了报。他们还批评我没的觉悟呢，再说，那一天罚你的款，我和人家麻子所长吵起来，你都是看见了的……”

“史奶奶，”他把一副极卑贱的苦笑做在瘦长的瓦刀脸上，落下嗓门恳求道，“史奶奶啊，这事，全凭您看在邻居的份上，拉我一把吧……我实实在在拿不出啊。凭良心说话，我没偷那么多税呀！三千块！天咧，我敢么？我又没吃雷公胆？要是这样，我刘再生就不是人了……”

史奶奶笑笑，说：

“帐是摆在桌面上查的，会冤枉你么？刘所长